新增智囊補　上智部

四

特43-927
1200800200191
特 43
927

第三千九百八十七號

始

○耿楚侗

耿楚侗(諱定向)官南都、有士人為惡僧侮辱、以告公、公曰、所司治之、其僧遁、公意第迸逐、不令復係籍本寺、士人心不釋然、必欲捕而枷之、公聽之曰、良知何廣大、奈何着一破賴和尚往來其中哉、士人退語人曰、懲治惡僧、非良知耶、或以告公、公曰、此言固是、乃余其難其慎者、此胸中葢三轉矣、其一謂志學者郎應犯不較逆不難、不然落鄉人由矣、此名誼心也、又謂法司用刑、自有條格、如此類法、不應枷、此則格式心也、又聞此僧兇惡、慮有意外之慮、故不肯為已甚、此又利害心也、余之良知、乃轉折如此、嗣姜宗伯庇所厚善

[seal stamps]

者處之少平大騰物議又承恩寺有僧爲禮部柳之致斃竟搆大訟公聞之謂李士龍曰余前三轉折眞（惟轉折乃成）（通篇）心不更妙耶

凡治小人不可爲已甚天地間有陽必有陰有君子必有小人此亦自然之理能容小人方成君子

○向敏中　王且

眞宗幸澶淵賜向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行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會大儺有告禁卒欲依儺爲亂者敏中密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命儺入先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懷短刀即席斬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掃庭照舊張樂宴飲

且從幸澶淵帝聞雍王遇暴疾命且馳還東京權留守事且馳至禁直入禁中令人不得傳播（省了許多議論）及大駕還且家子弟皆出郊迎忽聞後面有騶訶聲回視乃且也皆大驚

西鄙東京兩人如劵時寇準在澶淵擲骰飲酒鼾睡仁宗恃之以安內外得人故不爲害當有事之日須得如此靜鎭

○喬白巖

冢宰喬公宇正德己卯叅理留都兵務時逆濠聲言南下兵已至安慶而公日領一老儒與一醫士所至

遊燕賞以觀形勢之險要而外若不以爲意者人以爲矯情鎭物有費禕謝安之風

即矯情鎭物亦自難得胸中若無經緯如何矯得來方宸濠反報至喬公令盡拘城內江西人訊之果得濠所遣謀卒數十人上駐軍南都公首佇獻之即此已見公一班矣

○韓愈

韓愈爲吏部侍郎有令史權勢最重舊常關鎖選人不能見愈縱之聽其出入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之矣

主人明不必關鎖主人暗關鎖何益

○○裴晉公

公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失印公怡然戒勿言方張筵擧樂人不曉其故夜半宴酣左右復白印存公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公曰胥吏輩盜印書券緩之則復還故處急之則投水火不可復得矣

不是矯情鎭物眞是透頂光明故曰智量智不足量不大

○○○郭子儀

汾陽王宅在親仁里大啓其第任人出入不問麾下將吏出鎭來辭王夫人及愛女方臨粧令持帨汲水役之不異僕隷他日子弟列諫不聽繼之以泣曰大

人功業隆赫而不自崇重貴賤皆遊臥內某等以爲雖伊霍不當如此公笑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馬食官粟者五百匹官餼者一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據向使崇垣扃戶不通內外一怨將起構以不臣其有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虀粉噬臍莫追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讒毀欲興無所加也諸子拜服

德宗以山陵近禁屠宰郭子儀之隷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爲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望重上新卽位必謂黨附者衆故我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不亦可乎若諝者可謂郭公之益友矣○看郭汾陽覺王翦蕭何家數便小（王翦蕭何事見委蛇部）

魚朝恩陰使人發郭氏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帝唁之卽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亦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修具邀公或言將不利公其下願裹甲以從子儀不許但以家僮數人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子儀告以所聞朝恩惶恐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

○○王陽明

精於黃老之術雖朝恩亦不得不爲盛德所化矣

君子不幸而遇小人切不可與一般見識

寧藩既獲　聖駕忽復巡遊、羣好意叵測、陽明甚憂之、適二中貴至浙省、陽明張燕于鎮海樓、酒半屏人去梯、出書簡一篋示之、皆此輩交通逆藩之迹也、寧數與之、二中貴感謝不已、陽明之終免于禍、多得二中貴從中維護之力、脫此時陽明挾以相制、則仇隙深、而禍未已矣

○王璋　羅通

璋河南人、永樂中爲右都御史、時有告周府將爲不軌者、　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璋、璋曰事未有迹討之無名、　上曰兵貴神速、彼出城則不可爲矣、璋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臣請往任之、曰若用衆幾何、曰但得御史三四人隨行足矣、然須奉勅以巡撫其地、乃可、遂命學士草敕、即日起行、黎明直造王府周王驚愕、莫知所爲、延之別室、問所以來者、曰人有告王謀叛、臣是以來、王驚跪、璋曰朝廷已命丘大師將兵十萬、將至、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先諭、事將若何、王舉家環哭不已、璋曰哭亦何益、願求所以釋上疑者、曰愚不知所出、唯公敎之、璋曰能以三護衛爲獻無事矣、王從之、乃馳驛以聞、　上喜、璋乃出示曰護衛軍三日不從者處斬、不數日而散

羅通以御史按蜀、蜀王富甲諸國、出入僭用乘輿儀從、通心欲檢制之、一日王過御史臺、公突使人收王

所僭鹵簿蜀王氣沮藩臬俱來見問狀且自聞報王罪且不測今且柰何通曰誠然公等試思之詰且復來通曰易耳宜密語王（自若還使自解）但謂黃屋左纛故玄元皇帝廟中器今復還之耳玄元皇帝玄宗幸蜀建祠老子者也從之事乃得解王亦自斂

○吳履　葉南巖

國初吳履（字德基）蘭谿人爲南康丞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笞辱之王成兄子王汝不勝恚集少年十餘人圍瓊輝家奪之歸縛瓊輝道箠之瀕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斷指出血誓與羅俱死履念獄成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耳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難犯倘不顧死盡殺爾家雖盡捕伏法亦何益于爾瓊輝悟頓首唯命履乃捕箠者四人于瓊輝前杖數十流血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解

此等和事老該倣以所全者大也

葉公南巖刺蒲時有羣鬨者訴于州一人流血被面經重創胸幾裂命且盡公見之惻然時家有刀瘡藥公即起入内自搗藥令舁至幕廨委一謹厚廨子及幕官曰宜善視之勿令傷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畧加審毆收仇家于獄而釋其餘一友

人問其故公曰凡人爭鬭無好氣此人不卽救死矣此人死卽償命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又干證連係不止一人破家此人愈特一鬭毆罪耳且人情欲訟勝雖干骨肉亦甘心焉吾所以不合其家人相近也未幾傷者平而訟遂息

畧加調停遂保全數千人數千家豈非大智

○鞠眞卿

鞠眞卿守潤州民有鬬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毆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靳財兼以不憤輸錢於敵人其後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

金壇王石屏都初任建寧往謁府府謂曰縣多驟

夫難治好爲之王唯之然不知驟夫何物詰之卽吳下打行天罡之類大家必畜數人訟無曲直挺鬬爲勝若小民直氣淩之矣王出示嚴禁凡訟有相鬬必恕被打者而加責打人者民間以打人爲戒驟夫無所用之期月此風遂息此亦鞠公之智也

趙豫

趙豫爲松江府太守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松江大守明日來之謠不知訟者來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衆爲譬解因而息者多矣比之鉤鉅致人而自爲名者其所存何啻霄壤

李若谷教一門人云清勤和緩門人曰清勤和則既聞命矣緩安可爲也李公云天下甚事不自忙裏錯的明日來一語不但自不錯并欲救人之錯按是時周侍郎忱爲巡撫凡有經畫必與趙豫議之意亦取其詳審乎○陸子静九淵知荊門軍嘗夜與僚屬坐吏曰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臺卒所殺陸判翌日至僚屬怪之陸曰子安知不在凌晨追究其子盖無念也此亦能緩之效然惟能勤而後能緩不然則廢事耳

○褚國祥

武進進士褚國祥爲湖州添設貳守寛平簡易清守不淄扎柵姚姓者妻以久病亡其父告婿毆死公准其詞不發行下午命駕扎柵衆役不知所之突入姚姓家妻尚未殮也驗無毆死呼告者薄責而釋之費一錢而訟已了矣

趙豫以緩褚國祥以捷其以安民爲心一也

○○程卓

休寧程從元卓守嘉興時或僞爲倅廳印紙與奸民爲市以充契務之用流布既廣可因事覺視爲奇貨謂無眞僞當歴加追驗則所得可裨郡計不少公曰此不過僞造者罪耳若一一驗之編民並擾吾以安

民爲先、利非所急也、乃喻民有誤買者許自陳、立與換印、陳者畢至、一郡晏然、

○○○張文懿公

宋初令諸路州軍創天慶觀、別號聖祖殿、張文懿公時爲廣東路都漕、請曰、臣所部皆窮困、乞以最上律院改充、詔許之、仍照諸路委監司守臣、親擇堪爲天慶寺院、改額爲之、不得因而生事、

一轉移間、所造福于民多、所造福于國更多、

○張永

張永授蕪湖令、蕪當孔道、使客廚傳、日不暇給、民坐困憊、章聖梓宮南祔、所過都邑、設綺紈帳殿、供器治金爲之、又閹宦厚索賂遺、一不當意、輒辱官司、官司莫敢誰何、永于瀕江佛寺、望其棟宇、代帳殿、飾供器、銷金以代、治省節、不費而調度有方、卒無譁呶于境上者、

○○○范希陽

范希陽、漆爲南昌太守、先是府官自王都院作勢、以來跪拜、俱在階下、蓬外風雨不問、希陽欲復舊制、乃于陳都院初上任時、各官俱聚門、將見、希陽且進且顧曰、諸君今日隨我行禮、進至堂下、竟入蓬內行禮、各官俱隨而前、舊制遂復、希陽退至門外、與衆官作禮、爲別、更不言及前事、而散、

忍辱居士曰使希陽于聚門將見時出衆恭謀諸人固有知之者亦必有中阻而稱不可者又必有色沮而不敢前者如何肯俱隨而前俱隨而前者見希陽之前而已不覺也又使希陽于出門後發此禮之得復諸人必有議其自誇者更有媒孽于各上司者即撫院聞之有不快者如何竟復而上人不知不知者希陽行之于卒然而後人又循之爲舊例也嗟乎事雖小也吾固知其人爲彊毅有識者哉

○牛宏

奇章公牛宏有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宏駕車牛宏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宏直答曰可作脯

冷然一語掃却婦人將來多少唇舌驊倫者當以爲法

○明鎬

明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時邊任多紈袴子弟鎬乃取尤不職者杖之疲軟者皆自解去遂奏擇習事者守堡砦軍行娼婦多從之鎬欲驅逐惡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娼婦者吏執以白鎬曰彼來軍中何邪縱去不治娼聞皆走散

不傷士卒心而令彼自散以此馭衆何施不可豈獨一事乎

危變前陊洪波後沸人皆棘手我獨掉臂動於萬
全出於不意游刃有餘庖丁之技集迎刃

○○子產

鄭良霄既誅國人相驚或夢伯有良霄字介而行曰壬
子余將殺帶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駟帶及公孫段
果如期卒國人益大懼子產立公孫洩洩子孔子孔前見誅及
良止良霄子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
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爲子
產曰說也以厲故立後非正故並立洩正于繼絕之義以解說于民

不但通于人鬼之故尤妙在立洩一着鬼道而人
行之眞能務民義而不惑于鬼神者矣

○○田叔二條

梁孝王使人刺殺故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
其事乃悉燒獄詞空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
之事安在叔曰焚之矣上怒叔從容進曰上無以梁
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
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
也上是上大賢之以爲魯相

叔爲魯相民訟王取其財物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
二十人各笞二十怒之曰王非汝主耶
何敢言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復曰
王使人自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又王好

獵相常從王輒休相出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我獨何爲就舍王以故不大出游

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終不聽往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謂曰吾聞洛陽諸公居間都不聽今子幸聽解解柰何從也邑奪賢士大夫權乎徑夜去屬曰俟我去令洛陽豪居間事與田叔發中府錢類王祥事繼毋至孝毋私其子覽而酷待祥覽諫不聽毋有所虐使覽輒與祥俱飲食必共毋感動均愛焉事與田叔暴坐待王類

○○主父偃

漢患諸侯強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爲定其封號漢有厚恩而諸侯漸自分析弱小云

○○○裴光庭

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備邊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告成功也今將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說曰如之何光庭曰四　之中突厥爲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羈縻未決許也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皆來可以偃旗

臥鼓高枕有餘矣説曰善吾所不及即奏行之遣使
諭突厥突厥乃遣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貢因扈從
東巡

○○○崔祐甫

德宗即位淄青節度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
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詞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
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
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從之正己大慚服

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禁兵權震中外德宗將代之
懼其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
語移時而代者白志貞已入軍中矣

○○○王旦二條

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
為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
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
密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上謂左右
曰王旦善處大事眞宰相也

借一轉以存帥臣之體而徐議其去留原非私一
旻也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眞宗以示王旦公曰東
封甚迫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可于歲給三
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

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
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爲例
不借則違其意徒借又無其名借而不除則無以
塞僥倖之望借而必除又無以明中國之大如是
處分方安

西夏趙德明求糧萬斛王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
京師而詔德明(自然不敢)來取德明大慚曰朝廷有人乃止

○嚴求

烈祖輔吳四方多壘雖一騎一卒必加姑息然羣校
多從禽聚飲近野或擾民庶上欲糾之以法而方
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計問於嚴求求曰無煩繩之
易絶耳請敕泰興海鹽諸縣罷採鷹鸇可不令而止
烈祖從其計期月之間禁校無復游墟落者 南唐近事

○陳平

燕王盧綰反高帝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
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幾吾死也用陳
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
將平至軍中卽斬噲頭二人既受詔行私計曰樊噲
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呂須夫有親且貴帝以
忿怒故欲斬之卽恐後悔(情細)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
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卽反接載檻車
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平恐

呂后及呂嬃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
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
太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
以爲郎中令、曰傳教帝、是後呂嬃讒乃不得行

讒禍、一也、度近之足以杜其謀、則爲陳平、度遠之
足以消其忌、則又爲劉琦、宜近而遠、宜遠而近、皆
速禍之道也 ○劉表愛少子琮、琦懼禍謀于諸葛
亮、亮不應、一日相與登樓去梯、琦曰今日出君之
口入吾之耳、尚未可以教琦耶、亮曰子不聞申生
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悟自請出守江夏

○宋祖　曹彬

唐主畏太祖威名、用間于周主、遣使遺太祖書、饋以
白金三千、太祖悉輸之內府、間乃不行

周遣閤門使曹彬以兵器賜吳越、事畢亟返、不受饋
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于數四、彬曰吾終不受
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後奉世宗命始拜受、
盡以散于親識家無留者

不受不見中朝之大、直受又非臣子之公、受而獻
之最爲得體、

○○拒高麗僧　焚西夏書

高麗僧壽介狀稱臨發日國母令賞金塔祝壽、東坡
見狀密奏云高麗苟簡無禮、若朝廷受而不報或報

之輕則麗猶得以爲詞若受而厚報之是以重禮答
其無禮之餽也臣已一面令管勾職員退還其狀云
朝廷淸嚴守臣不敢專擅奏聞臣料此僧勢不肯已
必云本國遣來獻壽今滋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
于此僧狀後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
議投進執狀歸國照會如此處分只是臣一面指揮
非朝廷拒絶其獻頗似穩便
范仲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悖慢
仲淹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上聞夷簡謂宋庠等曰
人臣無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宋庠意夷簡誠深罪范
公遂言仲淹可斬仲淹奏曰臣始聞　悔過故以書

誘諭之會任福敗　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
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故對官屬焚之使
若朝廷初不聞者則辱專在臣矣杜衍時爲樞密副
使爭甚力于是罷庠知揚州而仲淹不問
○○張方平
元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絶其封知諫院張方
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強敵非計也宜賜元
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于西北爲
兩得矣時用其謀
○○秦檜
建炎初遣使講和云使來必須百官郊迎其書在廷

失色秦檜恬不為意盡遣部省吏人迎之朝見使人必要褥位此非臣子之禮是日檜令朝見殿廷之內皆以紫幕銷滿拒人無辭而退

○○吳時來

嘉靖時倭寇發難郎士諸路兵援至吳總臣計犒遣時衆大譟及至松江撫臣屬推官吳時來除備時來度水道所由就福田禪林外立營合士官以兵至者客署部伍舟人導之入以次受犒悉均而費不冗之管帖然客兵素獷悍剽掠即不異寇時來用贊畫者言為好語結其　長縛治之迄終事無敢犯者

按時來在松禦倭歷有奇績寇勢逼甚士女趨保干城者萬計或議閉關拒之時來悉縱入擇間曠地舍之又城隘民衆壅汚蒸而為疫時來乃四啓水關便輸薪穀者因其歸舟載穢滯以出明年四月寇符至攻城雨甚城崩西南隅十餘丈人情洶洶時來盡撤屯戍第以強弩數十扼其衝總臣以為危時來曰淖濘彼安能登果無恙時內徙之民薄城而居類以苫葢時來慮為火箭所及亟撤之而陰識其姓名于屋材夜選卒運之城外以為木柵扞修城者卒皆股栗不前時來首馳一騎出南門衆皆從之平明柵畢三日而城完復以為柵材還為民屋則固向所識也賊知有備拒走時來建

議決震澤水斷松陵道賊至平望阻水不得進我
兵尾而擊之斬首三千餘溺死無算此公文武全
才故備載之

○陳希亮等四條

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
甚留月餘壞傳舍什器縱其徒入市掠飲食民戶皆
晝閉希亮聞之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使者初不
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其使不敢
動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
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至
羅拜庭下希亮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其境無一人
譁者

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拌使臣皆本路筦庫乘
勢驕橫至與鈴轄亢禮時蘇軾通判杭州使人謂之
曰遠方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
不至是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戢使者發幣
于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于本朝稱臣而不
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一

國朝北方也先殺其主脫脫不花自稱大元田盛大
可汗遣使入貢上命羣臣議所以稱之者禮部郎中
章綸言可汗乃戎狄極尊之號今以號也先則非宜
若止稱太師恐爲之慚忿犯我邊陲宜因其部落舊

號稱爲尾刺王庶幾得體從之

大同貓兒莊本北　入貢正路成化初　使有從他（例不可開）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許之禮書姚文敏公夔奏請宴賞一切殺禮　使不悅姚諭之云故事迤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朝廷有大禮相待今爾從小路來疑非迤北頭目故只同他處使臣一使不復有言

四公皆得馭　之體

○○○蘇子容

蘇公子容充北朝生辰國信使在　中遇冬至本朝曆先北朝一日北朝問公孰是公曰曆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猶是今夕踰數刻卽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曆可也人深以爲然遂各以其日爲節慶賀使還奏上喜曰此對極中事理

○○馬默

宋制沙門島罪人有定額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溢額則糧不贍且地狹難容每溢額則取其人投之海中寨主李慶一任至殺七百餘人馬默知登州痛其弊更定配海島法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卽投之海中非朝廷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卽詔可著爲定制自是多全活者默無子夢東嶽使者致上帝命以移沙門島罪

人事特賜男女各一、後果生男女二人、
旣活人命又勸人免作過惡菩薩心 賜聖賢作用

○○○于謙

永樂間降 多安置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時皆將乘機騷動幾至變亂至是發兵征湖貴及廣東西諸處寇盜、于肅愍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于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用郭欽徙戎之策而使戎不知眞大作用、

○○○李賢

法司奏石亨等旣誅其黨冒奪門功陞官者數千人、俱令査究 上召李賢曰此事恐驚動人心、賢曰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于是自首功者四千餘人盡首改正

○○○王瓊

武宗南巡還當彌留之際楊石齋已定計擒江彬然彬所領邊兵數千人爲彬爪牙者皆勁卒也恐其倉卒爲變計無所出因謀之王晉溪晉溪曰當録其扈從南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于是邊兵盡出彬遂成擒

○○劉大夏 張居正

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落

强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子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子之散地者劉尚書大夏獨曰彼虐不善用其衆無能爲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損威乃爲疏奬其先世之忠而聽其就閒麟卒快快病死

黔國公沐朝弼犯法當逮朝議皆難之謂朝弼綱紀之卒且萬人不易逮逮恐激諸　變居正擢用其子而馳單使縛之卒不敢動旣至請貸其死而錮之南京人以爲快

奬其先則內愧而怨望之詞塞擢其子則心安而巢穴之慮重所以罷之錮之唯吾所制

○○○劉坦

坦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適王僧粲謀反湘部諸郡蜂起應之而前鎭軍鍾玄紹者潛謀內應將剋日起坦偵知之佯爲不省如常理訟至夜故開城門以疑之玄紹不敢發明旦詣坦問故坦久留與語而密遣親兵收其家書責玄紹尚在坐收兵還且得其文書本末因出以質紹紹首伏卽斬之而焚其書以安餘黨州部遂安

○張忠獻

叛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誥之一日遣張俊以

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因召瓊後及劉光世詣都堂
計事為設飲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
事中變遽取黄紙執之趍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
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
輿中以後兵衛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且曰所誅止
瓊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刀曰諾悉麾隷
他軍頃刻而　瓊伏誅

○留志淑

中官畢真逆濠黨也至自江西聲勢翕赫擁從牙士
五百餘人肆行殘賊人人自危留志淑知杭州密得
其不可測之狀白臺察監司陰制之未幾真果搆市

人一夕火其居延燒二十餘家淑恐其因衆為亂閉
門不出止傳報諸衙門人毋救火餘數日果與濠通
及真將發應濠臺察監司召淑定計先提民兵伏真
門外監司以常禮見出淑入真怒曰知府以我反乎
應曰府中役從太多是以公心跡不白因令左右出
報監司既入既日堂上執真手（自我掌握中）與語當自白之狀衆
共語遺所不藉之人以釋衆疑真倉卒不得已呼其
衆出出則民兵盡執而置之獄偽與真入視府中見
所藏諸兵器詰曰此將何為也真不能答乃羈留之
奏聞伏誅

○王益

王益知韶州、州有屯兵五百人、代者久不至、欲謀爲變、事覺、（稍緩則變生矣）一郡皆駭、益不爲動、取其首五人、即日斷流（妙處在速）之、或請以付獄、不聽、既而聞其徒曰、若五人者繫獄當夜劫之、衆乃服

○賈耽

賈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既反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澤代耽、耽內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即命堂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即爲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

○處工孛羅等

萬歷年間、女直　阿卜害等一百七員、進貢到京、內工孛羅小厮哈額眞太三名爲首、在通州驛遞、橫肆需索、州司以聞、時沈演在禮部客司

長恭順有年、若一槩議革、恐孤遠人向化之心、宜倣將各　年例正額賞賜、行移內府各衙門關出給散、以彰天朝曠蕩之恩、止將工孛羅等三名、革其額賞、行文遼東巡撫、執付在邊一長、諭以驕擾之故、治以法、俟本　認罪輸服、方唯補給、

沈何山演云、客司古典屬國、鄣人驕干　不能不望鈴束、然無以制其命、初工孛羅等見告諭、以罰服驁者、弗受也、與賞以安衆、革三人賞以行法、三人

頭目能使其衆者且積猾也然離衆亦不能譁遂
甘罰服此亦處騷擾之一法

○○王欽若

王欽若爲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米濕
不爲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深以爲苦欽若悉命
輸之倉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米（民利於速支必然樂從）太宗大喜因識其
名由是大用

紹興間中丞蔣繼周出守宣城用通判周世詢議
欲以去歲舊粟支軍食之半羣卒惡其陳腐橫梃
于庭出不遜語僉判王明清後至聞變亟令車前
二卒傳諭云僉判適自府中來已得中丞台旨令
盡支新米羣囂始息然令之不行大非法紀必如
欽若方是出脫惡米之法

○○令狐綯　李德裕

宣宗銜甘露之事嘗授旨于宰相令狐公公欲盡誅
之而慮其寃乃密奏牓子云但有罪莫舍有闕莫塡
自然無類矣

今京衛軍虛籍糜餼無一可用驟裁之又恐激變
若依此法不數十年可以清伍省其費以別募又
可化無用爲有用

先是諸鎭宦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師不得
專進退又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陣

戰鬭者皆怯弱之士所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李贊皇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衞有功隨例霑賞自此將帥得展謀畧所向有功

○○○呂夷簡

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呂夷簡夷簡對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夷簡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翼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士大夫嘉夷簡之有謀

殺一監軍他監軍故在也自我罷之異日有失事彼藉爲口實不若使自請罷之爲便文穆稱其有宰相才良然惜其有才而無度如忌富弼忌李迪皆中之以小人之智方之古大臣邈矣○李迪與夷簡同相迪嘗有所規畫呂覺其勝或告曰李子柬之慮事過于其父夷簡因語迪曰公子柬之才可大用即奏除兩浙提刑迪父子皆喜迪既失柬事多遺忘因免去方知爲李所賣

○○○王守仁 二條

陽明既擒逆濠囚于浙省時武廟南幸駐蹕留都

中官誘令陽明釋濠還江西俟聖駕親征擒獲差二中貴至浙省論此何事乃可戲乎旨陽明責中官具領狀中官懼事遂寢

楊繼宗知嘉興日內臣往來百方索賂宗曰諾出牒取庫金送與太監買布絹入饋因索印券附卷案以便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事亦類此

江彬等忌守仁功流言謂守仁始與濠同謀已聞天兵下征乃擒濠自脫欲并擒守仁自為功守仁與張永計謂將順天意猶可挽回萬一苟逆而抗之徒激羣小之怒乃以濠付永再上捷音歸功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而稱病淨慈寺永歸極稱守仁之

忠及讓功避禍之意　上意乃免

陽明於寧藩一事至今猶有疑者因宸濠密書至京欲用其私人為巡撫書中有王守仁亦可之語不知此語有故因陽明平日不露圭角未嘗顯與濠忤濠但慕陽明之才而未知其心故猶冀招而用之與陽明何與焉當陽明差汀贛巡撫時汀贛尚未用兵陽明即上疏言臣據江西上流江西連歲盜起乞假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行事而大司馬王晉溪覆奏給與旗牌大小賊情悉聽王其隨機撫勦陽明又取道于豐城蓋此時逆濠反形已具二公潛為之計廟堂方畧已預定矣濠既反地

方上變告、猶不敢斥言、止稱寧府、獨陽明疏聞稱（觀望可恥）
宸濠、即此便見陽明心事、

○宋勝非

苗劉之亂、勤王兵向闕、朱忠靖（勝非）從中調護、六龍
反正、有詔以二凶爲淮南兩路制置使、令將部曲之
任、時朝廷幸其速去、其黨張逵爲畫計、使請鐵券、既
朝辭、遂造堂、袖劄以懇忠靖、顧吏取筆判奏、行給賜、
令所屬檢詳故事、如法製造、二凶大喜、明日將朝、內
官傳宿扣漏院白急事、速命延入、宿曰、昨得堂帖、給
賜二將鐵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帖、
顧執政秉燭同閱、忽顧問曰、檢詳故事、曾檢得否、曰、

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
可給乎、執政皆笑、宿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

妙在不拒而自止、若腐儒必出一段道理相格、數（敗天下事往往以此）
成小人之怒、怒而懼、即破例奉之不辭矣

○○○停胡客供

唐因河隴沒于吐蕃、自天子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
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鴻臚禮
賓、委府縣供之、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
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
田宅、舉質取利甚厚、乃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得四
千餘人、皆停其給、胡客皆詣府告訴、泌曰、此皆從來

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
歸乎今當假道于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
者當令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人生當
及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耶（又好言以慰之）于是胡客無一人願歸
者泌皆分領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押
衙餘皆爲卒（舉而行）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
省度支錢五十萬

○○補儒士　襲土官

鑄印局額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爲
將補投考者不下數千人請托者半之當事者毎難
處分費宏爲禮部尚書于食糧二名外預取聽缺者

四人習字者四人從次第補度可逾十數年由是投
者及請托者皆絶迹

土官世及輒轉展結勘索賂土官以故怨叛輕
中朝士人胡公世寧令土官生子即聞府子弟應世
及者年且十歲朔望或有事調集皆携之見太守太
守爲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爲請官于朝土官
大悅服

不惟省臨時結勘之煩且令土官從幼習太守之
約束而漸消其獷驁之氣眞良策也

○蔣恭靖

蔣恭靖（瑤）正德時守維揚大駕南巡六師俱發所須

夫役計實應高郵站程凡六毎站萬人議者欲悉集于揚人情洶洶公惟站設二千更番迭遣以迎計初議減五分之四其他類皆遞減卒之上供不缺民亦不擾時江彬與太監丘得挾勢要索公不為動會上出觀魚得巨魚一戲言直五百金彬從旁言請以畀守促值甚急公即脫夫人簪珥及綈絹服以進曰臣府庫絶無緡錢不能多具上且為酸儒弗較也一日中貴出揭帖索胡椒蘇木奇香異品若干因以所無冀獲厚賂時撫臣邀公他求以應公曰古任土作貢出于殊方而故取于楊守臣不知也撫臣厲聲令公自覆公即具揭帖詳註其下曰某物產某處揚州係中土偏方無以應命上亦不責又中貴說上選宮女數百以備行在撫臣欲選之民間公曰必欲稱旨止臣一女以進上知其不可奪即詔罷之

○○汪應軫

汪應軫當武宗南巡率同館舒芬等抗疏以諫廷杖幾斃出守泗州泗州民惰弗知農桑軫至首勸之耕出帑金買桑于湖南教之藝募桑婦若干人教之蠶事郵卒馳報武宗駕且至他邑傍徨勾攝為具民至塞戶逃匿軫獨凝然弗動或詢其故軫曰吾與士民素相信即駕果至費且夕可貸而集今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為奸儻費集而

駕不果至、則柰何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伺候彌月、有凍餓死者、軫命縛炬於檜柳間、以一人掌十炬、比（平胡陸水巡乱物、廣同、世宗錫）（南張令除道人名取朱木ヶ東待ト、界上、水）駕夜歷境、炬伍整飭、反過他所、時中使絡繹道路、恣索無厭、軫計中人陰懦可懾以威、乃率壯士百人列（孔子具左右司馬、徐會夾谷之意）舟次、呼諾之聲震遠近、中使錯愕不知所為、軫麾從人速棄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後有至者、方斂戢不敢肆、而公復禮遇之、於是皆咎前使而深德公、武宗至南都、諭令泗州進美女善歌吹者數十人、益中使銜軫、而以是難之也、軫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勅旨、臣向所募桑婦若干人、倘蒙納之宮中、俾習蠶事、實于王化有裨、詔且停止、

○沈啓

世宗皇帝嘗幸楚、所從水道則南京具諸樓船以從、具而上或改道、耗縣官金錢、不具、而上猝至、獲罪、尚書周用疑以問工部主事沈啓、（字子山、呉江人）啓曰、召商需材于龍江關、急驛偵 上所從道、以日計舟、可立辦、夫舟而歸、直于舟、不舟而歸材于商、不難也、上果從陸、得不費水衡錢矣、中貴人請修 皇陵錦衣朱指揮者往視、啓乗間謂朱曰、高皇帝制 皇陵不得動寸土、違者死、今修不能無動土、而死可畏也、朱色懾、言于中貴人而止、

○○○范檟

景藩役輿王舟涉淮從彭城達于寶應供頓千里舳艫萬餘艘兵衛夾途錦纜而牽者五萬人兩淮各□道五丈直民廬輒撤之櫃傍廬茇敝舡覆土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時諸郡括丁夫候役呼召甚棘櫃畧不爲備待漕撫大憂之召爲語櫃謾曰明公在何慮耶漕撫怫然曰乃欲委罪于我我一老夫何濟曰非敢然也獨仰明公斯易集耳曰柰何櫃曰今王舡方出糧舡必不敢入閘比次坐候日費爲難今以旗甲守舡而用其十人爲夫彼利得傲直趨役必喜第須一紙牌耳曰如不足何曰今鳳陽以夫數萬協濟於徐役畢必道淮而反若乘歸途之便資而役之無

不樂應者則數具矣都御史大喜稱服櫃進曰然而無用也復愕然起曰何故曰方今上流蓄水以濟王舟此入黃則各閘皆洩勢若建瓴安用衆爲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自去乎曰更計之公勿憂都御史難曰君有心計吾不能及也先是光祿寺劄沿途郡縣具王饍食品珍異每頓直數千兩櫃袖大明會典爭於撫院曰玉舟所過州縣止供雞鵝柴炭此明證也且光祿備萬方玉食以辦此窮州僻縣何緣應奉乎撫按然之爲咨禮部部更奏令弟具饍直王頓二十兩妃十兩省供費巨萬計比至櫃遣人持錠金遊於途遺王左右曰水悍難泊惟置意於是王舟皆窮日

行、水漂疾如激箭、三泊供止于三百、比至儀眞而一夕五萬矣、

多少難題目、到此公手、便是一篇絕好文字、

○張瀚

張瀚知廬州府、再補大名、庚戌羽當薄都門、詔遣司馬郎一人持節徵四郡兵入衛、使者馳至眞定、諸守相錯愕、且難庭謁禮、躊躇久之、瀚聞報以募召游食饑附飽颺、不可用、拔所屬編籍選丁壯三十之一、郎令三十八治（尤妙）一人、餉得精鋭八百人（兵貴精不貴多）、馳謁諸守、此何時也、而與使者爭苛禮乎、司馬郎誠不尊于二千石、顧春秋之義以王人先諸侯、要使令行威振耳、藉令

傲然格使者、令謁勤王、何諸守色動、遂俱入謁、瀚首請使者閱師、使者艴然曰、何速也、比閱師則人人精鋭絕出望外、使者乃歎服守文武才、

○韓琦

英宗初即位、慈壽一日送密劄與韓魏公、論及上與高后不奉事、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仍敕中貴俟報、公但曰領聖旨、一日入劄子、以山陵有事取覆、乞晩臨（臣）後上殿獨對、（殊明友）謂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須進呈、說破只莫泄、上今日皆慈壽力、恩不可忘、然既非天屬之親、但加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燒之、若泄則讒間乘之矣、上唯之、

自後兩宮相歡人莫窺其跡

宋盛時賢相得以盡力者皆以動得面對故夫面對便則畏忌消而情誼洽此腑肺所以得罄而雖宮闈微密之嫌亦可以潛用其調度也此豈章奏之可收功者耶雖然面對全在因事納忠若徒唯唯諾諾一番不免辜負盛典此果聖王不能奮威而虛受耶抑亦實未有奇謀碩畫足以聳九重之聽乎請思之

○趙令郯

崇寧初分置敦宗院於三京以居疏冗選宗子之賢者蒞治院中或有尊行治之者頗以爲難令郯初除南京敦宗院登對　上問所以治宗子之略對曰長于臣者以國法治之幼于臣者以家法治之上稱善進職而遣之郯既至宗子率教未嘗撓亂京邑頗有賴焉

二卷終

吉見藩蔵板

明治三庚午年四月

官許

上智部既刻　術智部近刻　閨智部近刻
明智部近刻　捷智部近刻　雜智部近刻
察智部近刻　論智部近刻
膽智部近刻　兵智部近刻

東京

須原屋茂兵衛
山城屋佐兵衛
須原屋新兵衛
和泉屋吉兵衛
岡田屋嘉七
出雲寺萬次郎
和泉屋金右衛門
須原屋伊八
浅倉屋久兵衛
岡村庄助
雁金屋清兵衛
須原屋佐助
山城屋政吉
和泉屋善兵衛
内野屋彌平治

書林

和泉屋市兵衛
大坂屋藤助
鈴木喜右衛門
椀屋喜兵衛
丁子屋平兵衛
袋屋亀次郎
和泉屋勘右衛門
川越屋松次郎
嶋屋平七
福田屋勝藏
山口屋藤兵衛
森屋治兵衛
藤岡屋慶次郎
若林屋喜兵衛
鶴屋喜右衛門
嶋村屋利助
近江屋半七發兌

終